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宋書卷五十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

胡藩 劉康祖 垣護之 張興世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隨散騎常侍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毁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名不就須二

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為荆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之計也仲堪色不悅藩退而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將軍相國軍事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捉玄馬控曰今

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乃復見王叔治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義軍既迫不復得西乃還家高祖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名爲員外散騎侍郎參軍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

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旣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從伐劉毅毅初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

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加建武將軍領游軍於江津徐逵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少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高祖伐羌假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别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

艦渡北岸索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平城虜騎數重藩及超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等擊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敢追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淫賊大相聚結以為始

興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戶少帝景平元年坐守東府開掖門免官尋復其職四年遷建武將軍江夏內史七年徵爲遊擊將軍到彥之北伐南兗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據彭城蕃出戍廣陵行府州事轉太子左衞率十年卒時年六十二謚曰壯侯子隆世嗣官至西陽太守隆世卒子乾秀嗣蕃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蕃第十四子遵世爲臧質寧遠參軍去職還家與孔熙先同逆謀高祖以蕃功臣不欲顯

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殺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誕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羣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太守桓隆之令諸葛和之欲奉庶人義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誕世兄車騎參軍新興太守景世弟寶世詣廷尉歸罪並從遠州乾秀奪國世祖初徙者並得還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榦爲高祖所知高祖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

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頻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便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衆率以赴高祖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義熙末爲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無士行爲僑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率羣不逞之徒作亂攻沒州城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府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謙之破走之進平廣州誅其

黨與仍行州事即以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爲太中大夫虔之誕節不營産業輕財好施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叅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時爲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涢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叅軍孫長庸流涕勸還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辠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食邑五百户康祖虔之之子也襲封爲長沙王義

欣鎮軍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使弓馬膂力絶人在閭里不治士業以浮蕩蒱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輒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守康祖突圍而出竝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竝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見無恙前後屢被糾劾太祖以勲臣子每原貸之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蒱戲免轉太子左積弩將軍隨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與方明同下廷

尉康祖免官頃之世祖爲豫州刺史鎮歴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轉太子翊軍校尉久之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虜托拔燾親率大衆攻圍汝南太祖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與虜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虜衆大至奮擊破之斬僞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去縣瓠四十里燾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歳月已晩請待明年上以河北義徒竝起若頓兵

一周沮向義之志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虜引大衆南度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虜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嶮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蕩河洛寇今自送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器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乎乃

結車營而進虜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虜塡積虜分衆爲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虜死者太半會矢中頸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爲虜所殺盡自免者裁數十人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胡盛之爲虜生禽托跋燾寵之常在左右盛之有勇力初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督護討劫譙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獨進手斬五十八級二十八年詔曰康祖班師尉武戎律靡忒對衆

以寡殲衆太半猛氣雲騰志申力屈沒世徇節良可嘉
悼宜加甄寵以旌忠烈可贈益州刺史謚曰壯男傳國
至齊受禪國除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
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德兄子超襲
僞位伯父遵父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京兆太守高
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竝以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
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護之少倜儻不

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榦彊果從高祖征司馬休之爲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斾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落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

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彦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以載禁物繫尚方久之蒙宥又補衡陽王義季征北長流參軍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衆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痍願

以屠城為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欲以絶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竝全留戍靡溝城還為江夏王義恭驃騎戸曹參軍戍淮陰加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二千人復隨張永攻碻磝先據委粟津虜壯道雋與偽尚書伏連來援碻磝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偽尚書韓元興率精騎

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軍長史甲首數十賊乃退思話將引還誑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丁思話復令度河戍乞活堡以防衆軍三十年春太祖崩還屯歷下聞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上嘉之以爲督兾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兾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

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別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兖土既定徵爲游擊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加輔國將軍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强盛遣司馬管法濟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龎法起率衆襲姑熟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水死略盡玄謨馳信告元景曰西城不

守唯餘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水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修之以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弟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劭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

行大逆亦領軍隷柬詢之規殺之慮柬宿有此志又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其移逕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柬溺淮死詢之得至時世祖已即位以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史二年護之坐論功挾私免官復爲游擊將軍俄遷大司馬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逺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鎮歷城明年進號寧朔將軍進督徐州之東莞闕二郡軍事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司空竟陵王誕於廣陵反叛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明年出爲使持節

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復
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充積七年
坐下獄免官明年復起爲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時年
七十謚曰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冠軍將軍豫州
刺史子承祖嗣承祖卒子顯宗嗣齊受禪國除護之次
子恭祖勇果有父風太宗泰始初以軍功爲梁南秦二
州刺史遵子閬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爲東阿
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閬與弟殿中將軍閎共殺曇洛等

五人詣官歸辠見原閻大明三年自義興太守爲寧朔將軍兖州刺史爲竟陵王誕所殺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閼順帝昇明末右衛將軍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謨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謨舊部曲諸將不及也甚奇之興世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參

軍督護入討元凶隷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謩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參軍領長刀又隷西平王子尚爲直衛坐從子尚入臺棄仗游走下獄免官復以白衣充直衛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爲游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二城

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鵲尾相持久不決輿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竝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爲劉勔所攻南賊遣龎孟虬率軍助琰劉勔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輿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

能為遣别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勔興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會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騎五千留戍盱眙餘衆二萬人悉遣南討山陽又尋平徵阮佃夫所領諸軍悉還南伐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輙復如此使賊不為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

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流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横浦可以藏船舸二三爲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値風乃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黄道摽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

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輿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輿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輿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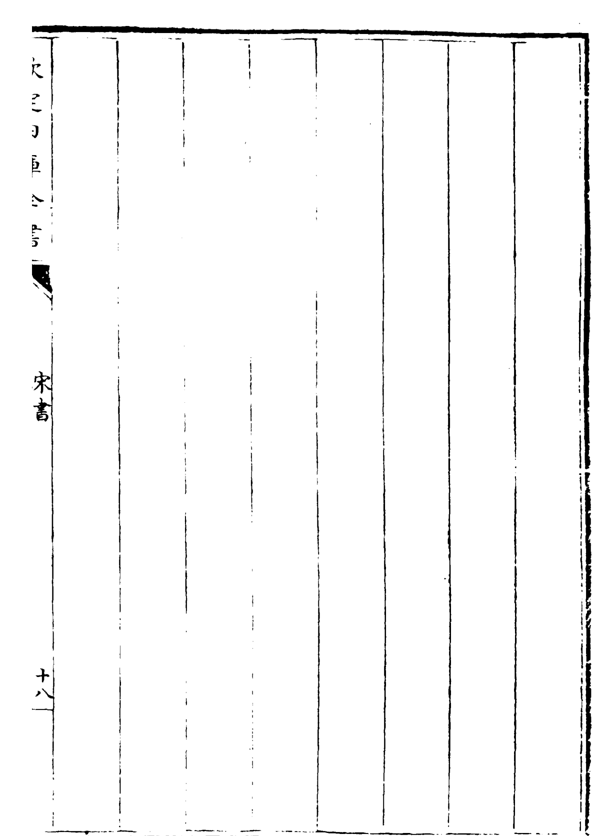
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飢劉胡乃遣顗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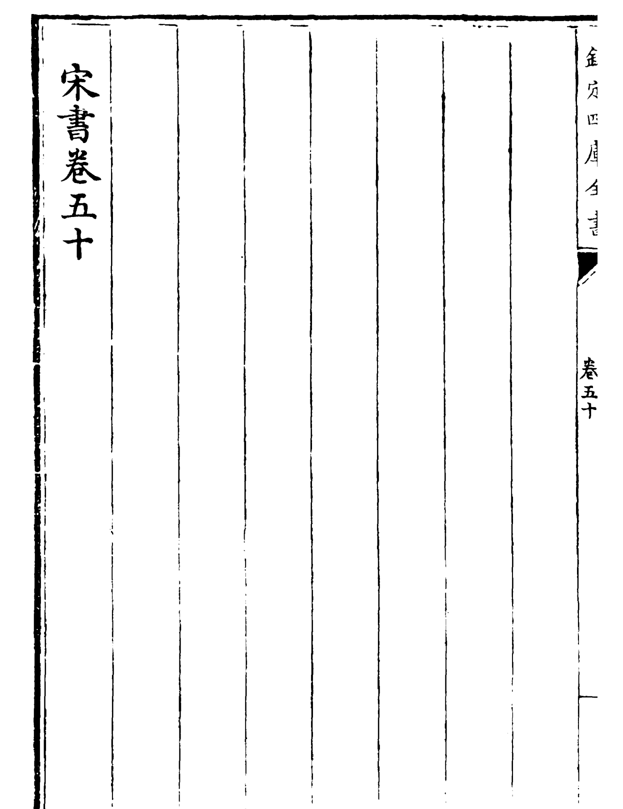
棄軍遁走顗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六郡諸軍事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户徵爲游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四年遷太子右衛率又以本官領驍騎將軍與左衛將軍沈攸之叅員置五年轉左衛將軍六年中領軍劉勔當鎮廣陵興世權兼領軍泰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校尉桂陽王休

範反興世遣軍赴朝廷未發而事平進號征虜將軍廢帝元徽三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五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追贈本官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

行田時吹之與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與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與世減撤而後行與世子欣業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與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宋書卷五十

宋書卷五十考證

胡藩傳藩外兄羅企生○企南史作企

以刀頭穿岸少容脚指於是徑上○少南史作劣

與孔熙先同逆謀高祖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臣承

菅按胡遵世同孔熙先同逆謀事在元嘉二十二年則

此應作太祖諸本誤為高祖也

張興世傳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太子南

史作天子其義更長

宋書卷五十考證

宋書卷五十一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一

宗室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爲國子學生謝琰爲徐州命爲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道憐常留家侍慰太后桓玄走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除員外散騎侍

郎尋遷建威將軍南彭城内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索虜爲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義熙元年索虜托跋開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軍次陵栅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寧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兗水溝斬劉該虜衆見殺及赴水死略盡高祖鎮京口進道憐號龍驤將軍

又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温祚據險不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勲封新興縣五等侯四年代諸葛長民為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軍内史如故猶戍石頭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竝不復立道憐請據彭城以漸修刱朝議以彭城縣遠使鎮山陽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北東海太守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虔真功封新渝縣男食

邑五百户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年解幷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八年高祖伐劉毅徵爲都督兖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兖青州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户減先封户邑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一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

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雝七州諸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軍佐輔之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虚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兖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興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

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户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故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如汝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義真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劒三十人時道憐

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刁逵子彌爲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陳犹告彌有異謀至是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月宮車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喪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轀輬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太祖元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勳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

饗先王義存商誥祭於大烝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其文王猷既昭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命爰集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三靈允協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効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兗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公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

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勲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兹嘉禮勒功天府配祭廟廷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不朽道

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義欣嗣為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歴中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戍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以本號為南兖州刺史七年到彦之率大衆入河義欣進彭城為衆軍聲援彦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將軍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鎮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彫散城郭頽敗盜賊公

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刼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服道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彊鎮時淮西江北長吏悉敘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踈頃年以來荐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況賓接荒垂而可輯柔頓闕頋勑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

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渒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厚加恩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謚曰成王子悼王瑾字彥瑜官至太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子絜早夭絜弟纂字元績嗣官至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二年薨會齊受禪國除瑾弟祗字

彥期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爲南兗州刺史都官尚書謀應晉安王子勛爲逆伏誅祗弟楷祕書郎爲元凶所殺追贈通直郎楷弟瞻晉安太守與子勛同逆伏誅瞻弟韞字彥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於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侍

中加荆湘州南兖州刺史吳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改領左衛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二年謀反伏誅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勲特為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甞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轝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鄙如此韞弟弼武昌太守亦與子勔同逆伏誅弟鑒員外

散騎侍郎蚤卒鑒弟勰字彥龢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卒勰弟顗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贈右將軍顗弟述東陽太守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禽伏誅義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永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義融歷侍中左衛軍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榦善於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

侯子孝侯顗嗣官至太子翊軍校尉為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以子晃繼封昇明二年與員外散騎侍郎安成戢仁祖荒人王武連羽林副彭元儁等謀反國除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王子勛為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之以為郢州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户建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澧縣侯太始六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忠侯襲亦庸鄙在郢

州暑月露幃上聽事綱紀正伏閤怪之訪問乃知龔子旻嗣昇明三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龔弟彪秘書郎弟實太子舍人並蚤卒實弟爽海陵太守義融弟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渝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歷黃門侍郎太子左衛率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内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爲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爲郡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爲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篇

是也又爲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謚曰惠侯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子懷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柬以子承繼封柬字彦節初爲著作郎歷羽林監越騎校尉中書黄門侍郎太宗泰始初爲侍中頻徙左衛將軍丹陽尹太子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柬少自砥柬甚得朝野之譽故爲太宗所委五年出爲前將軍

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還復本任復爲侍中守祕書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兖豫青冀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後廢帝即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爲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不拜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尹解吏

部封當陽縣侯食邑千户與齊王袁粲褚淵分日入直決機事四年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常侍尹如故順帝即位轉尚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鎮石頭不識天命沈攸之舉兵反齊王入屯朝堂粲潛與秉及諸大將黄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恇怯騷動擾不自安再餔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

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直在省內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城出走於額檐湖見擒與二子承偡並死秉時年四十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殆妻常懼禍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十殘生何足惜邪秉不能從秉弟謨奉朝請謨弟遐字彥

道亦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養女雲敷私通
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殮口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
爲有司所糾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得還太宗世歷
黄門侍郎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凡秉既死齊王遣誅之
遐人才甚凡自諱名常對賔客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
其頑騃若此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
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
得免不至是果死焉義宗弟義賔元嘉二年封新野縣

侯六年以新野荒敉改封興安縣侯黄門郎祕書監左衛將軍位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二十五年卒追贈後將軍謚曰肅侯子惠侯綜嗣卒子憲嗣昇明二年齊受禪國除綜弟琨晉平太守義賓弟義綦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凡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歷右衛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

僖侯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卒齊受禪國除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倜儻有大志高祖奇之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為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銓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軍既至賊列艦

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卽禽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盆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崢

嶸州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强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内實恇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為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郭銓與玄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為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

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謐於馬頭桓蔚於寵洲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

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偽雍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時荆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

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頴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萴撲皆悉平之以義勲封華容縣公食邑三千户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雝六州司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將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領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彦之等赴

援朝廷至尋陽為賊黨苟林所破循即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荆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絶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雝州刺史

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撇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勢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

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譙水陸齊進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譙書言城内虛實咸欲謀爲内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於江西出擊義陽郡與

盧循相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臨陳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盆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

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馬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蕭氏舅也官至右將軍宣城内史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户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二州揚州之宣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於京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劔二十人謚曰烈武公平

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户高祖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食邑如先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為嗣初太祖少為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祖還本而定義慶為荆州廟主當隨往江陵太祖詔曰褒崇道勲經國之盛典尊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明至德淵邈叡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賛景業陵威致討則克剪梟鯨逮妖逆交侵方難孔棘勢踰累棊人無固志王

神暮獨運靈武宏發輯寧內外誅覆羣凶固已化被江漢勲髙微管逺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者矣朕幼蒙殊愛德廕特隆豐恩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範感慕纒懷今當擁移寢祏初祀西夏思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侍中如故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甍祭皆給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皷

吹虎賁班劒百人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給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伐長安還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諸軍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並如故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並如故時有民黄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讐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鬬不反兵

葢以莫大之究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為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

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横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茍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為使持

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敝訓降淵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

敢竭虛闇祇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實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父疢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鄰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頹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為州祭酒未行其志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

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叙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衞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即本號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

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曰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戢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

之功載格於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
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螾爰定祥歴魚烏動色禾雉興讓
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爲之而
寖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精俯
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因業光曩代事華前
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玆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
濊地平天成上下合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燿德中區
黎庶知讓覲英遐表夷貊懷惠卹勤秩禮罷露臺之金

紆國振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迫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飲

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

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

無辱鳳舉之使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飆塵不起

農商野廬邊城偃柝蒹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西爵充

羅外囿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贍

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慙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

比閭閈有盈歌吹無絶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

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
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
莖木禾六仞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調律呂謁薦郊廟
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
未至閟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
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
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僻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
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

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殊華通羯束纇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

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逺是以豐功蹝命潤色縢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寀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絶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世祖以照爲中書

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
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荆
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義
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固陳
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
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燁字景舒
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
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綰早

卒熾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鏡宣城太守鏡弟穎前將軍

穎弟倩南新蔡太守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曽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

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遵考始爲將軍

振武參軍預討廬循封鄉侯自建威將軍彭城内史隨

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

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

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

關中失守南還除游擊將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
秣陵宫遵考領兵防衛高祖初即大位下推恩之詔曰
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
浦縣侯食邑五百户以本號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景平
元年遷右衛將軍元嘉二年出為征虜將軍淮南太守
明年轉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為使持節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
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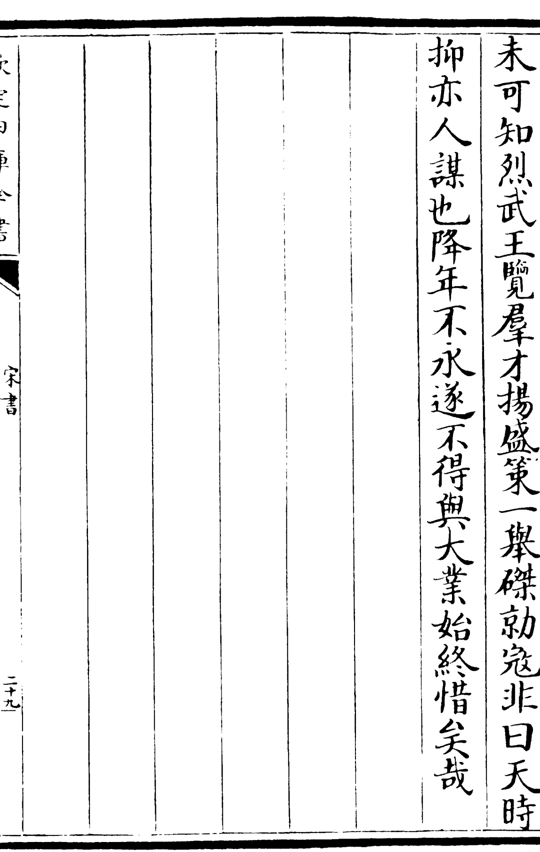
遵考爲政嚴暴聚斂無節五年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還都七年除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又徵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常九年遷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屬疾不待對免常侍以侯領右衛明年復本官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未之鎮留爲侍中領左衛將軍明年

出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荆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坐境内旱百姓饑詔加賑給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起爲散騎常侍五兵尚書遷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徵爲領軍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率軍出江上假節置三十年復出爲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西將軍遣外監徐安期仰捉祖防守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王義宣義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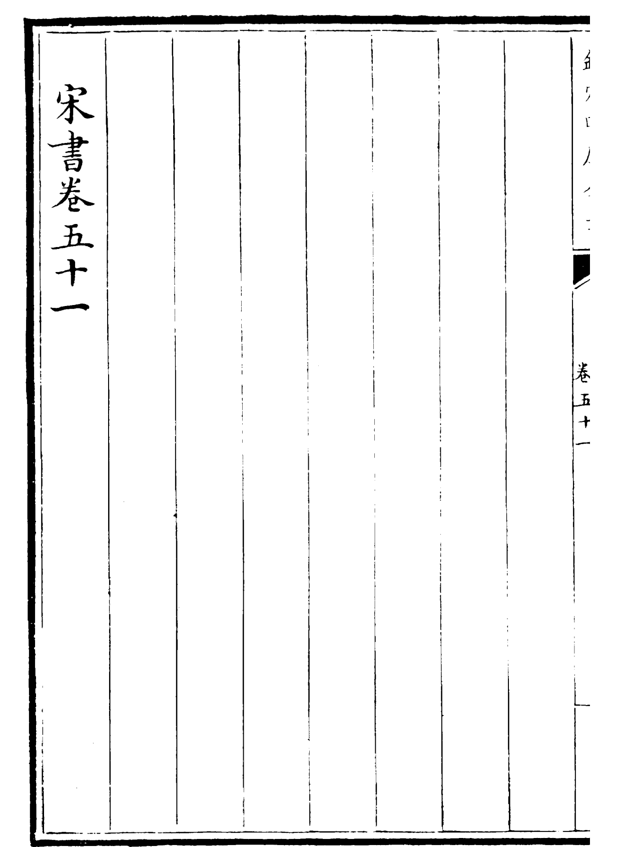
加遵考鎮西將軍夏侯獻率衆至瓜步承候世祖又坐免官孝建元年魯爽臧質反起爲征虜將軍率衆屯臨沂縣仍除吳興太守明年徵爲湘州刺史未行遷尚書左僕射三年轉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明年又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年復遷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明年轉左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僕前廢帝即位遷特進右光禄大夫常侍太僕如故景和元年

出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爲侍中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太僕解餘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大官四時賜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杖後廢帝即位進左光禄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年八十二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元公遵考無才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遇年老有疾失明子澄之順帝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

譸誕作亂以爲中兵叅軍不就縶數十日終不受乃
殺之追贈黄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遵考從弟
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守益徐州
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
禄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常侍光禄如故
史臣曰餘妖内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矣
必使上略未盡一算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方結
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或



未可知烈武王覽羣才揚盛策一舉磔勍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宋書卷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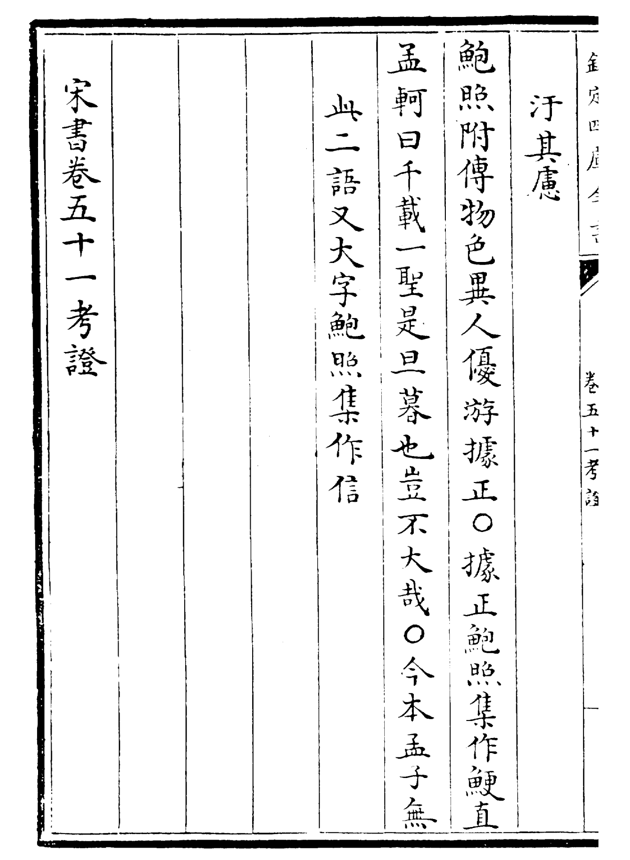
宋書卷五十一考證

長沙景王道憐傳道憐幸寧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寧孟二字疑有誤

封新渝縣男○渝一本作淦

臨川烈武王道規傳論心即實事盡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一本荒耄下有豈得以荒耄五字當從之

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行其志○未行其志一本作未



汙其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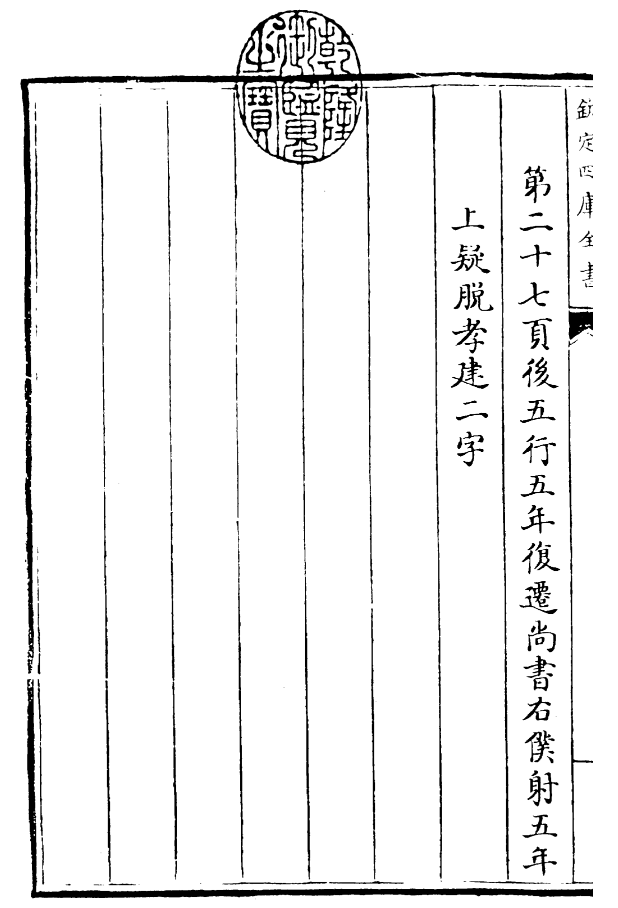
鮑照附傳物色異人優游據正○據正鮑照集作鯁直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今本孟子無

此二語又大字鮑照集作信

宋書卷五十一考證

謹案卷五十第四頁前二行四年遷建武將軍江
夏内史四年上疑脱元嘉二字
第七頁前三行慮為所圍為字下北監本多一虜
字
卷五十一第十二頁後一行昇明三年卒諸本明
訛平據順帝本紀改
第十九頁前三行從伐長安還輔國將軍北青州
刺史還字疑是遷字之訛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五年復遷尚書右僕射五年

上疑脫孝建二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錄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五十二 五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二百十四 史部

宋書卷五十二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二

庾悅 王誕 謝景仁 弟述

袁湛 弟豹 褚叔度

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祖羲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少為衛將軍琅邪王

行參軍司馬從主簿轉右長史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悅為別駕從事史遷驍騎將軍玄簒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悅為寧遠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轉車騎從事中郎劉毅請為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為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五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道出鄱陽循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悅

破之進據豫章絶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蹭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語衆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俄頃不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鵞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内地

治民為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盈虚為道治以損益為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絶自頃戎車屢駕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所繼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毁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無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以息務為大武

略以濟事為先今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為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明達事由一已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為國恥況乃地在無軍而軍府猶置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邉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

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州部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

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拜秘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

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為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修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修為之陳請又言修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

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
無用素為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
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之時
廣州刺史吴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吴
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
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
高祖請為太尉諮議參軍轉長史盡心歸奉日夜不倦
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州南

走劉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决誕密白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誕為吳國内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絰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

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
還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封作唐縣五等
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從叔父也名與高祖同
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内史景仁幼
時與安相及為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
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
門者惟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

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玄為太尉以補行參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黄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强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

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甞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以為大將軍武陵王導記室參軍仍為從事中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為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太守復為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既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高祖以為

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匡復皇祚芟夷姦逆雖業髙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鋭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髙祖納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髙祖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為大司馬司馬專總府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

混為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八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子恂鄱陽太守恂子穉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景仁弟純字景懋初為劉毅豫州别駕毅鎮江陵以為衛軍長史南平相王鎮惡率軍襲毅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參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

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衆散時巳暗夜司馬毛脩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為人所殺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為巴陵王休若衛軍録事參軍山陰令坐事誅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値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没巳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冐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

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没述號呌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靈所致也髙祖聞而嘉之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為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彪而憎述嘗設饌請知髙祖希命彪豫坐而髙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髙祖之請急不從髙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懽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

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内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明年出為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為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相述又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私無

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下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

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為吏民所懐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乗迎赴望舩流涕十七年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隷書為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謀反伏誅約亦坐死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父

風太宗泰始中至正員郎中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躭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為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為衛軍行參軍員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奉軍事入為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修撫軍長史義旗建高祖以為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出為高祖太尉長史遷左民尚書徙掌吏部出為

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為吏民所稱入補中書令又出為吴國内史秩中二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甞於公座凌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十

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太祖即位以后父追贈侍中以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藉田行經湛墓下詔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遥瞻松隧緬惟徽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增守墓五户子淳淳子桓卒湛弟豹字士蔚亦為謝安所知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為著作佐郎衛軍桓譓記室參

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復為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孟昶以為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因民以為本民資食以為天修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耻不立當今接篡偽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斂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

卷甲却馬甫一二年積弊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懐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修有自来矣司牧之官莫或為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修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宫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閾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南畝闢矣

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偽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無幷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

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無倦翼之以廉謹含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尋轉撫軍司馬遷御史中丞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為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贖論孟昶

卒豹代為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錢降為太尉咨
議參軍仍轉長史從討劉毅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
伐蜀使豹為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
難以求安馮阻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
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
振塵駭覃及遐裔蕞爾譙縱編户黠首同惡相求是崇
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
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煇昭晢舊物烟熅區宇以庶務

草刱未遑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揺蕩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譙折首譙福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埽朝風載韙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曰熙比屋之隆可詠孤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顧言載懷奉命西行途㡳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祲於井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

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嘉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分遣輔國將軍索懇率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寧州之鋭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焕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為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陜之隘在我境内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

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彊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illegible]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鋭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彊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從之淫虐日月增播刑

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寇讐之戮敺貙貐狼之吻豈
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
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為本舍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
所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
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
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
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九年卒官時
年四十一次年以叅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

洵元嘉中歷顯官廬陵王紹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未親政洵為長史潯陽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為吳郡太守元凶弑立加洵建威將軍置佐史會安東將軍隨王誕起義檄洵為前鋒加輔國將軍事平頃之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貞子長子顗別有傳少子覬好學善屬文有清譽於世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内史蚤卒洵弟濯揚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並有別傳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曾祖裒晉太傅祖歆秘書監父

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黄門侍郎髙祖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髙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髙祖受命徙為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為髙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髙祖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髙祖恭帝每生男輙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内人或密加毒害

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煑食於牀前高祖將殺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别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為逆亂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

覺其姦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即用富陽令顧綵為令加輔國將軍遣偽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民灟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為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尋復為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磐據更相樹立遥以鄮令司馬文寅為征西大將軍孫道仲為征西長史孫道覆為左司馬與公喜法殺等建

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凌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
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
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岑之並參軍事
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
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主陳願
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摧鋒而
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公石綝廣武將
軍陸允以水軍拒之又別遣行參軍濬恭期率步軍與

邵合力淡之率所領出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柯亭大破之賊走還永興遣偽寧朔將軍孫倫領五百人攻錢唐與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倫敗走還富陽倫因反善毅法步帥等十餘人送首京都詔遣殿中員外將軍徐卓領千人右將軍彭城王義康遣龍驤將軍丘顯率衆五百東討司空徐羨之版揚州主簿沈嗣之為富陽令領五百人於吴興道東出並未至而賊平吴郡太守江夷輕行之職停吴一宿進至富陽分別善惡執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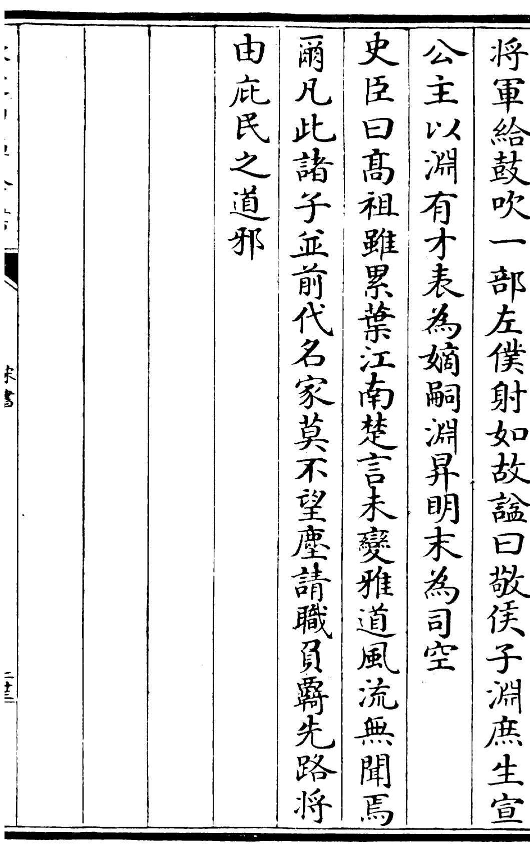
顧徙賊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青州諸處二年淡之卒時年四十五謚曰質子叔度名與高祖同故以字行初為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事司徒左西屬中軍咨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伐鮮畀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桓玄族人開山聚衆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廹詣交州歸

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款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為奮揚将軍惡不先上為有司所糾詔原之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荆州平乃還在任四年廣營貨賄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咨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受命為右衛将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

盡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酬庸故在功咸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誠著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為使持節監雝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雝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時年四十四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嗣昭卒子瑄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

之著作佐郎早卒子授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
太宰參軍亦早卒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第七女
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復尚高祖
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公主者並用世冑不必皆有
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
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
左衛將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為吏部尚書
復出為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伐邵自

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為劭所殺世祖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為中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逃藏郡堺建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免官禁錮其年復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遷侍中左衛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頃之復為丹陽尹光禄如故尋為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時年五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



将軍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如故謚曰敬侯子淵庶生宣
公主以淵有才表為嫡嗣淵昇明末為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
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羇先路将
由庇民之道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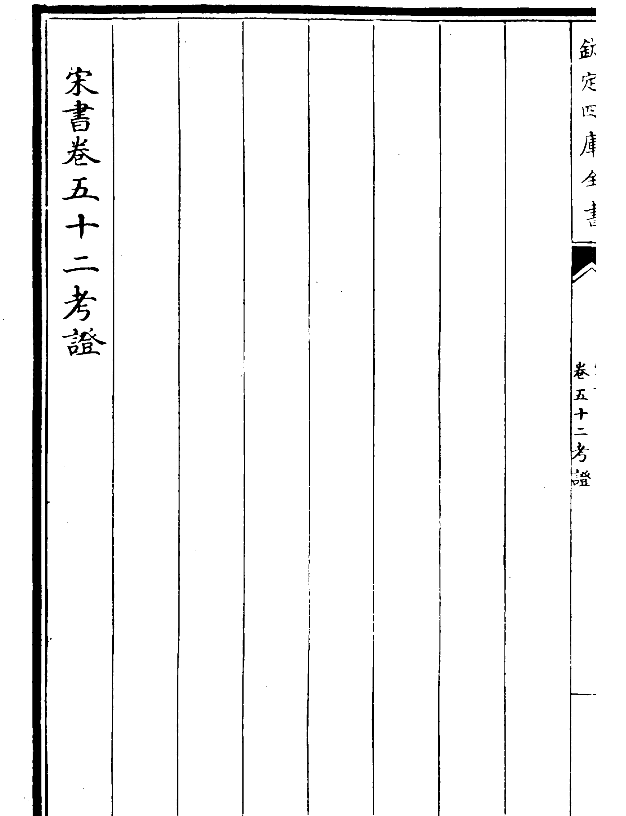
宋書卷五十二

宋書卷五十二考證

謝景仁傳景仁愛其第三弟𩑈而憎述嘗設饌請知高祖希命𩑈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請知知字疑衍述知下一本有非字

袁湛傳桓玄太尉奉軍事○奉當作參

子淳淳子桓卒○南史作子淳淳子植並早卒



宋書卷五十二考證